

## 撬门入室绑架 沈阳赵淑云被迫害成“活死人”

【明慧网】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赵淑云，因为信仰，实践真、善、忍，提升自己的道德修为与境界，赵淑云竟然被四次绑架、关押迫害，每一次被迫害得九死一生！九年多的时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伴随着凌辱、谩骂、拳打脚踢和各种各样的酷刑。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因参加户外炼功，被撬门入室绑架，被迫害成“活死人”。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因参加户外炼功，被沈阳市大东区 610 伙同通辽市 610 几十人闯入通辽市建行小区：上午十一点左右，一群黑乎乎的便衣，声称“我们是沈阳市 610 的，一会又说我们是通辽市 610 和派出所的，找你核实情况。”我（赵淑云）向楼下望去，前后院内外黑压压被持枪的便衣围得水泄不通。敲了很久我一直没给开门，他们就找来一个开锁的人把门撬开闯入室内。我大声呵斥：“不许私闯民宅。”

我把窗户打开对着窗外大声喊：“市民们看呐，这群便衣警察来骚扰小区安定了，又要迫害炼法轮功的修真善忍的好人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炼法轮功的无罪，是做好人的。看清它们，不要被欺骗。”

他们一拥而上一大帮人像野兽一样抓住我的头发，拽住衣领把我踢倒在地，掏出匕首大声呵斥：“不许喊！”我仍然喊法轮大法好，谁迫害大法弟子谁有罪。四五个人把我的嘴用胶带封住十几圈，把我踩倒在地，一帮人在屋里抄家。电脑主机、所有的大法书还有刚取出的九千多元钱和存折全部抄走，把师父的法像踩在地上，门锁撬坏。门也没给锁，就把我用头套套上脑袋，铐上手铐在背后，他们把我连拖带拽的拖到楼下，使劲踹我，我不配合他们，就不往车里进。车上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手就往车上拽，车下的警察就把我往车上推。

我的腰被踹得都不能动了，他们强行把我塞进车里。开车五个多小时到深夜，把我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医院。

一个多月后，我家孩子来我家



时，才发现门锁全坏，门一直半开着，室内东西被窃空，孩子就到派出所报案，才得知自己的母亲又被无故绑架。在这期间警察一直没有通知我的家人。

到了那家医院强行体检后，把我关入沈阳市肇化第一看守所四零六房间。每天强制提审加害，因一切不配合而多次被迫害得昏迷。每次提审从早上到深夜；又强行以嫌疑犯的罪名签字加害。十几个男犯人强行把我打倒在地按手印，我警告他们：“大法弟子无罪，我师父无罪。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邪教。必须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善恶必报是天理，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他们见我我不配合，就把我打得昏迷过去，几个小时醒过来之后，我也不知是怎么回的牢房，对于其他情况也一概不知。一个好心的犯人一直守在我身边，她告诉我说我的衣服和手上都是血，我一看黑黑的油墨才知道他们强行让我按了手印。

在监号里，我发现很多犯人也都是被冤枉进来的，那里边也有好人，我就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其中一个铺头是信佛的，每天很愿意和我沟通。她说：“我觉得法轮功都是好人，根本没做任何坏事。”先后进

来的犯人都明白大法真相，她们都说你炼功干什么的我们都不管，我们都没资格管你，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没有犯罪。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能正面地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为她们高兴。我每天喊大法好，她们就小声跟着喊，她们学会背很多首大法师父的《洪吟》！

七月二十九日，检察院下达批捕，强迫我在批捕上签字。我郑重地告诉检察院来的人：“你们强制我签字我有几个条件，检察院必须答复我几个条件。”他们说什么条件？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我的手叫 610 打坏了，不能写字，610 绑我，把我打出心脏病了，心脏每天疼痛每夜都不能入睡，血压也高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耳朵也打坏了，听不清声音。610 必须无条件给我检查身体，在此期间如果我有生命危险，国保大队必须负责任。”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写吧：“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的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无罪，大法无罪，我师父无罪，大法弟子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弟子清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枉。必须无条件无罪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释放我回家。”我让她给我照念一遍，我说你们答应我把这些字一字不漏上交层层司法机关，上交中央国务院，这就是我的回复。

两个月之后，大约九、十月份左右，来体检了，法医的仪器上的彩超、心电图放出黑乎乎的乱七八糟的一堆堆的条文。我当场质问：“我虽然不是搞医的，但我的心电图和彩超为什么那么乱，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吗？”她说：“你原来（转下页）”

（接上页）有过心脏病吧。”我说：“没有啊，是610打的，我被他们打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刚要睡着，心脏就跳得厉害，全身虚脱，疼痛得控制不住。”后来我被调到四零七房间。

我知道与我在这里相遇的也都是有缘的人，我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证实法，对不断进来的人我都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告诉她们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与共产党切割，可得到神的护佑。

一天半夜发完正念，我喊了几句话。警察惊恐万分地把我用铐子镣子强行铐上，另一警察把两个一号电棍（两尺多长）随手挂在床头，牢头拿起挂在床头的电棍，电棍放出兰红两种火舌直喷，它就朝我左胸肋冲过来。我的脚左移立住站稳，用戴着铐子的右手去抓电棍头，左手向电棍的西南方向推去，他的胳膊向后退，又将冒着火舌的电棍向我左前胸电过来，我左手用力去抓电棍的尾端，右手伸出去抓电棍的头，他再次退了一下，猛然打大火力，火舌喷得更远，刹那我左右手同时去抓电棍的火舌、瞬间电棍被掰成圆弧形，电棍“轰”的一声巨响爆了，玻璃管粉末和电阻丝都脱落成很长的几段在地上，电棍冒着浓

浓的黑烟，弥漫着整个房间。在场的牢头们“啊”一声，都倒退几步，几乎摔倒在地上，乱作一团，把屋里的二号铁床撞得直摇，其他的帮凶把电棍扔在地上，不知所措。我继续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立即无条件放我出去……”

这时一个恶警叫来帮凶犯人，还有那些恶警弄来一个四个角都结好的破布单子把我推倒在布单子上，恶人们举起布单子四角将我向下翻扣到地上，用比鸡蛋大的大铁球朝我的左肋右下侧打下去，肋骨当时就塌下去了，左肋骨断裂，我当时喘不过来气晕过去了。我当时想无论怎么迫害我，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我醒来后，他们见我并没有死，我的脸、鼻子被摔破，耳朵听不见声音，大脑嗡嗡地响，眼睛看不清东西，他们把我抬回到七号牢房。

大约十一月份的一天，一天晚上人们睡到深夜，突然我感到胳膊很疼很凉，像有针扎一样，我猛然醒来，看到自己怎么躺在房间门口的地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狱医，头顶上有挂着吊瓶的杆子还有吊瓶输液袋里是

浓酱色的几个输液袋。自己怎么躺在牢房门口的地上，胳膊上还打着输液的针。

每个礼拜一都要被绑架到警车上戴上犯人病号的手脚相连的镣子去二四二医院。要三四个小时才到二四二医院住院处。一次他们把我塞进警车送进二四二医院住院处，二四二医院高至五至六层楼，好大的范围，医院设备齐全，应有尽有，当时对我进行了心脏、脑CT、B超、X光等一切检查，拍照后说我心脏有病。

体检后把我推进警车送到二四二住院处。强行绑到死人床上用胶带封住嘴给我强行打针，每次要打三四个小时。几天之后我感觉神经出了问题，大脑也有些迟钝，思维能力下降，眼直口干，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吃饭漏饭粒，淌口水，最后不能睡觉，口干渴，大小便失禁，心脏急速跳动，说话发不出声音来，最后达到痴呆无记忆，心难受得如刀绞，冒虚汗。当我时而清醒一些时我质问他们：你们这不是要活摘器官吗？穿白大褂的人手拿着病例退了几步站不稳。我告诉他们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是这个星球最大的罪恶，谁操控谁参与谁指使的老天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善恶必报是天理。

我被迫害得不省人事，血液仿佛凝固了，警察就说我是疯子，是精神病。最后他们真的把我送到辽宁省精神病院去，当着医生、专家的面污蔑说我是疯子、是精神病。

到精神病院时，我已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直立行走，神智不清；成了一个活死人，警察才通知我的家属把我接回了家。回家后不能自理。

赵淑云老人被关入沈阳市肇化第一看守所及二四二医院住院处和精神病院是一年的时间（差一天一年），加上三次被非法劳教，总共是九年零三个月。在这九年多的时间里，赵淑云老人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种种酷刑折磨，不仅给她的身体和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给她的家庭带来很多伤害；给孩子的心理也带来极大的压力。◇

## 赵淑云被三次非法劳教 遭非人折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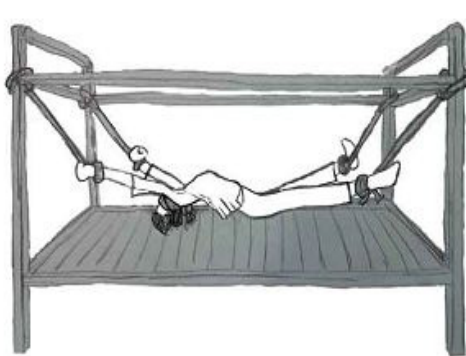
赵淑云几次被绑架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期间，赵淑云女士遭到非人般的凌辱、殴打、地牢、大雪埋，乃至“大挂”、“飞机挂”、电棍、五马分尸等一系列的迫害！

赵淑云遭受恶警对其和法轮功学员迫害时，不是消极的承受而是找到马三家教养院管理法轮功的政委

王乃民、及队长苏静，对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为首的张秀荣，还有她指使狱警汤燕、马晓丹、何燕祥，牢霸武强等十几个毒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进行控告。来维护自己及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自由，来证实法轮功的美好，令邪恶胆寒。◇



中共酷刑示意图：冷冻雪埋



中共监狱酷刑：抻床（“五马分尸”）